

郑板桥读书何以选焦山?

文/沈伯素



郑燮,号板桥,是闻名于世的“扬州八怪”之首。他除有许多诗词书画流传于世,在焦山读书两年多的经历亦广为人知。直到今天,镇江焦山的别峰庵仍保留了“板桥读书处”遗迹,以及他当年手书“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多”的对联。

今日登焦山,游客们在参观别峰庵时,难免会问:郑板桥是扬州兴化(今泰州兴化市)人,生活一直比较贫寒困苦,在当年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,他何以偏要离乡背井,专选一个距家百余里,隔山隔水的焦山来读书呢?

综合研究有关资料记载可知,郑板桥专选焦山读书有以下四个原因:

一、焦山幽静,固为读书佳境

焦山素有读书之山之誉。东汉焦光“隐焦山,三诏不起”,清朝著名隐士冷士嘯“遁迹焦山”,这都是当时广为人知的事。

据吴云《同治焦山志》载:明嘉靖名士陈永年就曾送长世、安世两个儿子上焦山读书,并作诗一首,说“练影春临帖,潮声夜读书”;明末广陵周增读书焦山云生庵,冷秋、江贺、岑居诸老辈皆与往来;又有嘉兴魏黄中居焦山读书“凡八寒暑”;翁人吴明卿从师“授业于焦山”;清朝京口管重光未入官时,“与同辈读书焦山”,归田后仍“至山中”;吴锡麒《游焦山记》一文,说自然庵(即别峰庵)“曲榭旁达,疎寮相通,棋场声一枰,茶烟半榻,……蝉噪逾静,鸟鸣亦幽,竹枕绳床,悠然世外,然后知山中之乐也。”

郑板桥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,除在扬州卖画,也受到扬州达官盐商资助,远游山水,行踪遍及苏、赣、湘、冀、鲁和京师。他博学多才,对焦山宜于读书的人文地理条件怎能不无知晓?

二、焦山多竹,正应板桥个性

郑板桥十分爱竹。他在自家四周栽种了许多竹子,每天清晨必看竹。他在一则《题画竹》中说:“余家有茅屋二间,南面种竹。夏日新篁初放,绿阴照人,置一小榻其中,甚凉适也。……”

焦山多竹,这一特色在时下未必突出,但在郑板桥那个年代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有诗为证:

苏轼七言诗《金山放船至焦山》云:“焦山何有有修竹,采薪汲水僧两三。”

刘氏《乾隆焦山志》载清朝章诏诗《别峰庵》也说:“竹密疑无路,路开忽到门;转看诸院小,独见一峰尊。”

吴云《同治焦山志》载钱之鼎《别峰庵》诗又云:“乱石低夕照,疎竹隔秋江。”

无疑,这些诗句,饱读诗词的郑板桥是熟悉的。郑板桥来到焦山更是如鱼得水,《题自然庵墨竹》曰:“静室焦山十五家,家家有竹有篱笆,画来出纸飞腾上,欲向天边扫暮霞。”

正因为郑板桥富于爱竹画竹的个性,他向往焦山便十分自然。

三、债务缠身,巧避逼债烦恼

郑板桥出生时,已是家道中落。他虽有学养,却仅考得个廪生,枯守家园,教几个蒙童,生活相当清苦。

三十岁时,作为全家砥柱的父亲又去世。此时板桥已有二女一子,生活更加困难,因而他三十岁以后弃馆至扬州卖画为生,托名风雅,实为救贫。

《清稗类钞·义侠类》载:郑板桥“因举债以偿急需,约至端午,质剂于本,届时而界,然虑不得偿,先期避焦山,……实避债也。”

《清稗类钞》在这里还记载了郑板桥在焦山读书的一则故事,有位叫马玉秋的文人住焦山松寥阁,一天早晨在山上边走边作诗,反复吟诵“山光扑面经宵雨”一句。板桥从其后听之,遽前揖曰:“君得句颇佳,已窃听之。”马问:“先生你能帮我接下一句吗?”板桥脱口相告:“江水回头欲晚潮,行吗?”马喜甚,从此两人结为深交,马还帮郑还清了所欠债务。

四、友人资助,远读备考有条件

郑板桥说:“余少时读书真州之毛家桥”;三十六岁时春,曾读书于扬州天宁寺。此前他从未在本地以外其他地方读书过,却偏偏在年已四十一岁以后,又值家境最为困难之时,远到润州焦山来读书,完全是为了准备来年进京应考。

王氏《郑板桥年谱》载:雍正十一年,板桥“得友人程羽宸资助,乃赴焦山读书。准备应试。”他在《板桥偶记》对此说得比较详尽:“江西蓼洲人程羽宸,过真州江上茶肆,见一联云:‘山光扑面因朝雨,江水回头为晚潮。’傍写‘板桥郑燮题’。甚惊异,……即以五百金为板桥……潦倒之际得助,使他具备了离家赴焦山读书的经济条件。他对程的资助一直感怀不已,到范县为官时还写诗铭志,说:‘自遇西江程子鹄(即程羽宸),扫开寒雾到如今。’”

郑板桥焦山读书之后,到乾隆元年,他四十四岁时,进京应礼部试,中贡士;殿试又中进士。可见,郑板桥焦山读书,成果是显著的。

“中山塔”报道勾起一位87岁老人的童年回忆

本报记者 戴蓉

本报11月7日的A9名城版面刊登了《回眸民国时期镇江三座纪念塔》的稿件。稿件见报之后,一位小时候居住在中山路路边的87岁老人郭老寄来了一张他少年时期拍摄的“中山塔”的照片(见下图)。

因为编辑打算刊登的“中山塔”照片像素不高,有些模糊,文章刊登时最终没有配“中山塔”的照片,郭老在看到报纸后,担心记忆久远造成误会,还特意将文字跟照片进行了详细比对,确认自己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“中山塔”。

郭老说当时自己家就住在中山路边,门牌号码是中山路3号,之后门牌号码也调整过几次。具体位置应该是在“消防队和中山桥”之间。

“当时我家西边是中山桥,大运河从下面穿过,大运河的东边有招待贵宾的‘省庐’。‘省庐’接待的都是省里要员,戒备森严,即使在最调皮的年代,郭老也没有能够进去一探究竟。

“马路边栽有一棵大白果树,现仍在,但已不复当年那样繁茂了。”因为中山路拓宽,这棵大白果树被保留在了马路中央绿岛,也因为这次拓宽,郭老家从中山路拆迁了。

“家对面是河滨饭店,西边是双井路,再西是河滨公园。”当时的河滨公园里面只有几棵树和一些花草,但那里仍旧是童年时期的郭老经常玩耍的地方。

“在那里(中山塔附近)我度过了童年时代,因此,我对它的印象很深。”“中山塔”距离郭老当时的家并不远,那里留下了郭老和同学们追逐打闹的记忆……这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郭老的一位同学用家中简陋的照相机拍摄的,具体年份郭老不太记得了,大概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。当时拍摄的照片很小,郭老手中的照片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将同学的照片放大而得来的,郭老记不得放大的原因,但当时塔还在,或许是因为离开镇江留作纪念的吧。

因为年龄的原因,现在这位拍摄的同学是谁,郭老也不记得了,也就找不到原片。

虽然照片中,塔上的字迹不太清晰,但是塔的主体结构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:“塔身为一四棱锥体,下有一人高的方形塔基支撑;塔身四周各有一个柱形火炬灯座拱卫。”

郭老还特别提到了照片中清晰可见的一个用于空袭警报的钟和种架,以及旁边的炸弹模型。据郭老介绍说,这个两样东西是抗战期间建的,主要用于应对日军的飞机轰炸。有轰炸消息的时候,就会有人敲钟提醒大家及时躲避。郭老家由于距离稍远,并不能亲耳听到钟声,都是由邻居口耳相传得知空袭消息,那个时候也没有防空洞可以躲避,只能躲在家中不出去。

虽然居住在中山路边,经常在河滨公园玩耍,但是对于建立在那里的“在苏抗战殉国军校同学纪念塔”,郭老已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,如果有谁有这张纪念塔的照片,请与本报记者联系(85010161)。

